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三十六回 鍾情人幽懷沉結 無恥女使酒猖狂

且說友紅想到情牽意絆的時候，竟有些拿把不定。恰好小鈺拿了一幅畫來，說：「要求姐姐題首詩兒。」友紅打開一看，卻是一男一女對面坐著，都是絕俊秀的品貌。便問道：「這兩個不知是夫婦，是閒人？叫我怎的題法？」小鈺歎口氣道：「這女的就是貴同年，不必說他姓名，和這男的是中表兄妹。品貌相同，文才相似，你貪我愛，暗暗有婚姻之約。誰知那女的凝香殿應考，取中了，奉旨配給皇子為妃，現在關防嚴密，二人竟不能再會一面。男人就畫了這幅小照，央我題詩，我想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，人生在世，無才無貌的很多，或則有才無貌，或則有貌無才，幸而才貌兼全，又怕不逢嘉偶。如今兩美既合，偏又有這些阻隔，真是前生缺陷。每提起筆來，便心如亂麻，再也題不成詩。故此要求姐姐代筆。如若閨中筆墨不肯傳示外人，不妨起個稿兒，給我自已謄寫。」友紅聽了，眼圈了通紅了，叫聲：「二爺，我想人世上的缺陷多著哩，豈獨這兩個人？那老天故意的簸弄人，偏要叫你若近若遠，不即不離，其實中間生出個一定的界限，有斷乎不能兩合的情勢。又且生在名門貴族，那花前月下的私期，是萬萬使不得的，只得鍾乎情，止乎禮義。即如《洛神賦》，即說『願誠素之先達』，又說『申禮防以自持』，惟有個中人才能領會得這些拳拳的深意。我每讀『還君明珠雙淚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時』二句，似乎決絕的覆他，卻是慇懃的戀他。這一段耿耿幽情，真是口裡說不出來，只在兩心相印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長指甲彈了幾點眼淚。小鈺忙捏了他的粉腕，叫聲：「姐姐，你也算得個情種，我起先竟瞧不出來。」友紅道：「唐棣翻反，紫荊連理，魚稱比目，鳥號鸚鵡，禽魚草木尚且多情，何況綠衣才子，紅粉佳人，豈有塊然頑冥的？」小鈺說：「天上有兜率宮，地下有相思樹，總是造化。小兒狡獪顛倒，可恨得很。」友紅道：「顛倒由他顛倒，別有個人定勝天的法兒？」小鈺問：「什麼法兒？」友紅道：「只要兩人的心清若冰霜，堅如金石，任到得海枯石爛，仍然不變不移。縱使不能今世，也可訂個來生。我想你和舜妹妹生成金玉，焉知不是前身的因果！」小鈺便趁著說道：「韋臯再世，玉環來生，雖有前緣，究竟杳渺恍惚。我倒有個無聊極思：那肌膚之愛，固然自好者不為；至於依傍香澤，相近相親，也還無傷名教。」說罷，挨近身去，把一手搭著他的肩，一手扳住他的臉，親了一個嘴。友紅輕輕道：「二爺尊重些，丫頭們瞧見了不雅相。人言可畏，請回去罷。」小鈺沒奈何，只得站起身，說：「這幅畫兒，我依舊拿了回去，免得放在這裡觸動姐姐的情思。好姐姐，千萬珍重白玉，我暫且回去了！」要知小鈺這時候也有些按捺不住，怕又糾纏出別的事故來，因此就走了。從此兩個人更加情投意合，你憐我愛。但沒有什麼苟且胡鬧的事。

漸漸到八月中旬，上房設了酒席，請眾姐妹和小鈺同去賞月。定更後才回園去，又在怡紅院喝了多時，各人散歸房內。

彤霞叫丫頭搬了些酒菜，到讀畫樓上開著窗子對月獨酌，耳聽那滿樹秋聲，眼瞧著一輪皓魄，心裡暗暗想道：「小鈺這個人，不必說是富貴雙全，才貌兼美，更難得這一副溫和性格，做女孩兒的能嫁得這樣的丈夫，真是萬全無憾。可惜我家父母不富不貴，全仗著他府裡的光彩度日。算來門戶已是不相當的。我雖略有才貌，無奈園裡姐妹強如我的很有，自顧人材也擠不上。」

這段姻緣，眼見得是拱手讓人的了。若要像那淡如的行為，我又不肯自輕自賤，幹那無恥的勾當。況且他白白的污了名節，其實也不了不結，終成畫餅。」想到情濃去處，止不住掉下眼淚來了。春雨在旁邊，揣知他的心事，便說：「夜深了，姑娘請下樓睡覺罷。」彤霞點點頭，下樓來，坐在房里長吁短歎了一回，就拿過一張箋紙，提起筆來題了一首絕句：

半醉襟懷思不勝，明明圓月映孤燈。

相睽只在橋南北，橫隔花枝喚不應。

寫完了，讀了幾遍，擦在桌上，無情無緒，只得上炕去睡。

可怪，那蓆子竟似芒刺刺的一般，竟成了個秋色惱人眠不得。

聽著更樓上漸漸轉到五更三點，才昏昏睡去。

紅雨走出院門，要去彩些桂花來插瓶，剛剛碰見小鈺。小鈺便問：「你姑娘在房裡做些什麼？怎不出來瞧瞧桂花？」紅雨道：「姑娘昨晚對月傷懷，做了一首詩，躺在炕上翻來翻去，直到五更才睡著了。這時候還沒醒哩。」小鈺聽了，就輕輕走到他臥房裡，見桌上果有一張詩箋，拿起來讀了一遍，歎道：

「款款柔情，自然流露。」就走近炕邊，揭開羅幔。這時候彤霞已是醒的了，故意閉著眼，裝做睡著的。小鈺見鴛鴦枕上堆著漆黑的香發，雪白的嬌臉，真正十分可愛。悄悄低下頭去臉貼臉，把舌頭吐進他櫻桃小口裡去，聞著陣陣脂香，連把舌頭舐了幾舐。彤霞才把眼一睜，問說：「那個人？來做什麼？」

小鈺笑道：「昨晚隔著花枝聽見有人喚我，因此來的。」彤霞啐了一聲，小鈺說：「大晌午了，姐姐起來罷！」雙手捧他坐起身來，把手在他背上拍了一拍，說：「別受了涼。」忙把衣服替他披上，又拿了一條褲子，說：「我替姐姐穿上罷！」彤霞著急道：「小鈺，別胡鬧，討人嫌！」小鈺笑嘻嘻布著耳朵道：

「夏天在浴盆裡瞧得明明白白，今兒就再會一面有什麼使不得？」

又臉貼臉兒親了一個嘴，說聲：「我去了，省得討姐姐的嫌。這桌上的詩箋快收好了，別叫人瞧見！」彤霞說：「我會收的，你請罷。」他就一徑回到怡紅院。

睡了一個午覺，醒來，叫燙了酒來。獨自一個拿著杯，慢慢的喝。心裡想道：「難得各位姐妹都有心向我，但是何姐姐說的鍾乎情，止乎禮義，諒來不能把園中眾人一網打盡，通嫁給我的。若有一些舛錯，又是個『始亂之，終棄之。』心裡不安，往後倒要下個強制工夫，才得清白。但是辜負了他們的好意，又覺薄情。」這一番思想，不覺歎口氣，悶悶不樂。英英在旁邊斟酒，便問道：「二爺今兒個想是有什麼心事嗎？」娟娟道：「二爺心事我很知道，如今已經超度了，自會早早投生。」

再隔十幾年，依舊好來伺候的，別很想他罷。」宮梅道：「胎也要投得好，才有人憐惜。別像我們，投做了宮女、丫頭，三更半夜的受糟蹋，只當是分內應該的。」香玉說：「你這話很像淡姑娘的口氣，全是一股醋味兒。難道聽不見倭公主說的『不失禮於死者，況生者首』？」絳萼道：「宮姐姐趕緊死了，或者二爺也會追薦你，惦記你呢。」小鈺也笑起來，扯著絳萼的手問道：「你願死不願？」盈盈道：「他沒有金釵，死了把什麼來留記呢？」眾人都笑做一團。

從此又過多時，小鈺對香玉、盈盈說：「明兒是重陽節，該是我做東，請太太、奶奶們來茱萸閣登高。叫廚房裡備些上好酒菜。」盈盈道：「海味山珍，通吃厭了，想不出什麼新鮮品味來。」香玉說：「今兒松江府知府附托八百里的折差，送了一簍子四腮鱸魚來，倒還新樣。」小鈺道：「很好。」果然第二天邀齊眾人，跟了太太、奶奶到茱萸閣上喝酒行令，十分盡興。王夫人忽然想起，問道：「小翠為什麼不來？」舜華回說：「邀過的，他身子不爽健，沒有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大眾在這裡，何苦叫他獨自一個冷清清的坐著？」就叫嬌紅去：

「說我在這裡喚他。」不一會，小翠同了嬌紅慢慢的來到閣上，請了安。坐下。王夫人說：「瞧他一臉病容，明兒傳個太醫來吃帖藥，若要人參，到上房來取。」舜華道：「天天吃藥，不見效驗。他有外感，人參是吃不得的。」說罷，就站起身走過去，在他額角上一搭，說：「火滾的發燒，諒來吃不得酒菜的，太太叫他回去罷。省得在這山頂閣上受了涼。」自己忙脫了一件短夾褂子替他披上。王夫人道：「既身上不舒服，回去息息罷。」舜華就扶了他，到前廳坐上轎椅，還叫兩個老媽送了他回去。

李執道：「舜華卻事事周到，存心也很厚道。」寶釵說：

「我就愛他這些好處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孩子家能這個樣，將來自然會享福享壽的。」淑貞道：「舜姐姐說我是沒爹媽的，倭公主是離了父母的，因此照看我們兩個竟像女兒一個樣，實在可感的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兩個本也妥當，既他疼你們，你們就該學

他，自然也有好處。」談論了一番，又喝一會，用過飯，回上房去了。

眾人就要散，淡如喝得有八九分酒了，拉著還要喝。小鈺也再三款留眾人再坐坐，大家只得又坐下。舜華說：「小翠妹妹卻也可憐，自從正月裡鬧了這一番，瞧他自怨自艾，向著人總有些腼腆。」彤霞說：「這叫猶有恥心。」碧簫說：「知恥就會知改，所謂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」藹如接著道：「人而無恥，是禽獸也。」淡如聽這兩人的話，明是奚落著他，就使起酒性來。嚷道：「近來無恥的人很多，軍營裡一男二女同個帳房，鬧得比禽獸也還不如哩！」碧簫著惱道：「浪蹄子，你瞧見的嗎？可叫太太、奶奶在炕上光身提下來敲嘴巴沒有？」淡如向來怕他兩個力氣大，防他動粗，今日乘著酒意，膽就大了，冷笑道：「這兩個老淫婦，沒有到軍營裡，自然拿不著，由你們無日無夜的幹那醜事呢。」香菱連忙喝道：「你瘋顛了？這樣胡說，快回去罷！」走過去拉他，他把手一推，說：「不用你管。」香菱不提防他推的，身子一歪，跌了一交。爬起來，惱得很，就把他打了一個嘴巴。淡如就躺在地下亂哭亂罵。藹如說：「撒潑的狗淫婦，我來打你個半死，才知道利害。」碧簫也叫聲「打！」跳起身來。小鈺連忙一手一個，扯了碧、藹二人下落樓去。舜華、友紅、纈玖、淑貞也扯著勸了香菱下去。

彤霞向著二香笑道：「曠昏了，又不肯散，才好裝這些畫意兒。我們走罷！」三人一哄，通下了樓。婆子、丫頭們便齊齊散去。

單剩了淡如跟前的兩個大丫頭，叫道：「眾人都散完了，哭罵給誰聽？回去罷！」淡如聽說，才住了口。醉得爬不起身，便罵道：「濫蹄子，還不抬了我下樓去？」兩個丫頭聽了，沒有好氣，就一個捧著頭反在前走，一個抬腳的在後，故意把他顛倒抬下樓來。這一倒，把肚裡的酒通倒出來了，往著丫頭臉上直噴。丫頭閃身一躲，失腳踹了個空，後面的丫頭也拖不住，三人通滾了下樓。淡如吐了滿地，嘴裡不知哼些什麼，旁邊看院子的老婆子笑道：「二位姑娘那裡抬得起？瞧他連椅轎也坐不住的，只好把扇板門抬了回去罷！」兩個丫頭滿身通沾的是骯髒，生氣道：「我們那會抬死屍似的抬他，且擦著，等他酒醒了坐轎罷。」正在說時，恰好小鈺回來，要勸他。瞧見了，就把兩隻手托元寶的一般，托到紅豆莊，放在炕上，回身便走。

走回怡紅，通身也沾的是腌臢，宮女們一面替他脫換衣服，一面嘻嘻的笑。憐憐說：「二爺何苦來？出這樣瞎力？」小鈺不答話，各自睡了。

到第二天早晨，倩桃忙忙走進房來，叫道：「二爺快起來，瞧白小姐去，長得好兒的比翠姑娘還俊多哩。」小鈺問：「那個白小姐？」倩桃說：「是小翠姑娘的嫂嫂，昨兒個到京的，如今在上房和太太、奶奶們說話呢。」小鈺叫：「快拿我衣服來！」慌急慌忙穿上衣褲，嚷道：「怎麼只有一隻襪子的？」